

# 我們要往哪裡去？-社工學生組織經驗之反思與對話

有別於課堂上的社會工作教育，近期有許多社會工作學生社群不斷在發芽，越來越多學生尋找夥伴共同探討社會工作本質與價值，想透過課堂外的學習看見社會工作的可能性、真實性與社會性，本場希望透過在不同的社工學生社群的學生，反思和整理自己在社群的經驗，去探究社群從何而來？社群對成員的意義和影響為何？從個人出發，看見社群之於成員是一種對社工教育的進補、出走、抑或都是？進而看見為什麼學生需要在這裡面、想要在這裡面？社群之於社工教育是一種必要的補充抑或有可能是社工教育的漏洞而促使學生必須從縫隙中自主學習？不論是哪種原因，當個人需要或想要透過社群的自主學習來學習成為一位社工時，社工教育又扮演了什麼角色在促使或阻礙這件事發生？本場將透過不同組織內成員的經驗，站在一個和社工教育看似平行又時而交疊的位置，去對社工教育、社工專業、社工價值有更多深刻的討論。

## 1. 扎根校園社工學生社群：組織工作與自我改造

何敏瑜、洪士育、沈軒宇（東海灰社成員）

## 2. 社工教育社群：以新安社為例

潘育欣、曾芷琳、曹玉如、呂儀君（輔大社工新安社成員）

## 3. 在校內的社工實踐：志工隊的孤軍作戰

黃士柏、劉美辰、顏怡馨（高醫醫社志工隊成員）

## 4. 「翻轉社工學生聯盟」組織週年回顧與省思

林郁芬、黃珮綺（翻轉社工學生聯盟成員）

# 社工教育社群——以新安為例

曾芷琳、潘育欣、呂儀君、曹玉如

## 摘要

從去年的學運後，很多的學生社群遍地發芽，在那之中我們看到社會工作不一樣的面貌。而成立至今六年的新安社雖然是處於不一樣的脈絡、用不同的方式在工作，但我們以新安社在三一八學運後所整理出來的經驗來回應彼此的社群經驗。回頭看，新安社在萬華新安里兒少據點的深耕、陪伴，在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學生的培力與支持，過去這一年多中，我們在社區開張和孩子們共同經營的新安小舖；我們帶著和自己切身相關的議題一起去到社會運動的場合；我們在系上辦了一場場的實習分享活動……。在新安社中，我們共同撐起一個空間，可以討論，可以彼此支持、接受，在社工教育的過程中，也讓我們看到更多元、真實的樣貌，更真切地得到社工學習，以此經驗也對應社工教育的想像。

## 壹、新安故事

### 1. 最初

新安社的成立，得回到 2007 年。年秋季，由羅秀華老師帶領著一群學生們進入了新安里。一開始分成了幾個不同主題的小組，有青少年組、拾荒長者組、社區資源探訪等等。每一組在社區裡面開始了自己不同的主題當中實踐、規劃方案。

最初的新安社群是一群在社區裡面碰撞、摩擦的過程當中，最終成形的團隊。雖然最初的幾組現在只有青少年組比較有規模的在發展，然而其他組別的工作當中產生的能量也在社區當中醞釀著。

在這個階段，僅僅持續了半年左右，後來便因為課程結束而中斷了一陣子。直到 2008 年，才又再次投入。到這裡為止，新安的基本狀態已經有些雛形，像是在萬華社區協力聯盟當中認識的人，或者是在社區當中建立關係的居民、兒少等等，為後來的延續鋪了一條充滿雜草，然蔥蔥鬱鬱的小徑。

### 2. 接著

當新安社區創造出了一個讓社工學生能夠參與的場域，接下來試著做的便是讓更多人可以參與進入這個地方，不單單只是提供人力於課輔的部分，而是讓新安做為一個參與以及學習的地方，讓社工學生有機會能夠

在當中探索。這些緊接著進入新安社區的人們，就是新安社的第一屆學長姐們。

但在社區中的探索過程當中或多或少都會遇到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來自於在服務的時候經歷的事件、來自於生活當中所經歷的事件、來自於彼此的討論之中。於是創造了我認為這個社團最珍貴、獨特的「社聚」制度。每隔周三晚上會聚在新安社的社辦或空教室，彼此分享這陣子發生了什麼事情，並互相認真地給予回饋，認真的「說」和「聽」。許多重要的討論都是在這個場合發生的。不但更了解彼此，也不斷的練習爬梳想法、問問題。因著這個場合的掏心掏肺，使得社員之間的情感無比緊密。

當新安社的成員漸漸增加的同時，最初進入社區的學長姐們成立了「台灣社區實踐協會」，以創造能夠繼續耕耘新安社區的條件，同時也是讓新安社能夠穩定發展的重要力量。

### 3. 此刻

此刻新安社的人員組成除了當初創立這個場域的學長們之外，最主要的成員是輔大社工系的學生們。出於自己的理由被吸引，而加入了這個社工味、反思力道皆濃厚的社團。

平時主要的活動內容包含了在新安里社區做課後輔導的服務，以及隔周三晚上的社聚。期間不定時的會舉行分享會，如過去曾舉辦「社工小三之夜」邀請不同場域的現任社工分享在工作上的想法；也辦過實習經驗分享會，邀請新安社中已經經歷實習過程的社員，在公開場合分享他們的經驗；而每年寒暑假的社遊則是社聚的集中版本。三天兩夜的行程當中除了第一日之外都在討論著議題。

長時間的討論、分享，是新安社相當重要的一環，對於培育社工學生不遺餘力，而社員們彼此也在這一連串的股份以及聆聽當中成為了情感無比緊密的團體。

## 貳、在新安，我們的成長歷程

在此分享中，我們選擇從學運開始講起，是為了回應從318之後組織起來的社工學生社群的經驗。在學運之後，新安社以及新安社中的我們也因此都有了變化，從一起去巢運、彩虹圍城，到在系上辦實習分享活動，我們從反思進入了行動。藉由在新安社中的累積，我們對新安社這個社群，以及社工教育議題有了新的看見，我們學習去看這個社工教育的脈絡及政治，也

看見自己在這個體制下是如何學習長成社工的。在這一年多之中，新安社經歷了兩屆的畢業生，進入即將轉換成新狀態的階段，憑藉各自在新安中的經驗有所不同，我們的體驗也有了差異，分別由剛畢業、要去澳洲當移工的芷琳，即將從大二升上大三、成為新安最老在校生的儀君和育欣，以及成為學姊不久的唯一學妹—玉如，四位來與大家做分享。

### 1. 大一曹玉如《學習》

進入大學已經過了一年，憶起往昔的高中生活，無外乎在書堆中埋頭苦讀，盼著大學生活的到來。上了大學以後，才發現課堂的教學模式與我原本期待的並不相同。原本喜歡聽名人演講、看脫口秀的我，以為大學課堂上的教學會如我想像般精彩，上完一堂課能像看完一場電影、聽完一場演講般充滿悸動，但事實卻不然。現實與想像的差別就是對與錯的差異嗎？我一直無法確定。

即便大學的課程不如想像中令人興奮，倒也不像我讀高中物理時覺得「以後一定用不到」的無奈。總覺得老師不講太多容易使人充滿感觸的故事，是不是為了不想煽動我們的情緒？是不是在刻意隱藏甚麼？我一直不能體會這其中的原因。

一次課堂上，老師說起某個個案的處境，用充滿同情的口吻說道：「他月薪只有兩萬六，真的非常少」。我突然想起：「這不就是我父親的薪水嗎？這兩萬六的月薪還曾經是我們一家五口唯一的收入呢！」對我來說，我一直不覺得家裡是貧窮的，甚至我還覺得我們家比小康還富裕一些呢！

「一個月兩萬六千元的薪資到底是多是少？」我一直藏著這個疑問，卻不敢和身邊的同學討論，怕他們同情我、安慰我。

又到了隔周一次的新安社社聚，我把這個一直不敢開口的疑問提出來，我知道新安社的大家能夠理解我的疑惑、不會隨便敷衍我，因為新安一直是一個鼓勵我們提出想法、並且認真討論每個人的疑問的地方。

在這次社聚裡，我和他們分享我們家的生活方式：暑假不能出國，國內旅遊更能發現台灣的美、父親節沒有王品，貴族世家也足夠讓我們大吃一頓、夏天不吹冷氣，更能享受大自然的涼風；我認為，或許是現代人太注重奢華的享受，才會一直覺得錢不夠用、覺得不快樂。

然而，新安社的學長姐的回饋則讓我發現我們家所擁有的條件，不只是我們知足而已，例如我們家有房有車，而且貸款都已繳清、住在郊區也更能享受平價的消費水準…等。這次的討論不但解決的我心中的煩憂，

讓我不再有「難道我是窮小孩？」的懷疑，更讓我能理解他人的狀況，不再有「現代人太注重奢華的享受」的偏見。

我想，大學課堂上老師不把話說滿，或許就是要留給我們討論與想像空間。然而對我而言，新安便是給我充分討論的場域，在這裡每個人提出的議題都能被充分討論。學長會追問每個人話裡藏著的情緒或想法，讓人更能理出自己的思緒，也能藉此更了解自己。在新安，只要我想說，大家都願意聽我的想法，即便我只是個甚麼都不懂的大一學生，大家也總是對我對社工還有這個社會的想像給予鼓勵。有時候，我的意見和新安社的學長姐不盡相同，他們也都能理解我的想法，並且給予尊重，但他們並不是退縮，而是每個人分享自己看到事情的角度與心得。

在這一年的大學生涯裡，我在新安學會了最基本的公民參與：討論，而且在新安的討論深度是與高中截然不同的。藉由廣泛的討論能夠讓自己的見聞更具全面性，了解每個人看事情的角度，與持這角度看事情的原因。也讓我明白在大學的學習不只是被動的在課堂聽課，更要主動去抓取自己想重視的議題，並試著參與。我目前的參與還停留在「討論」的步驟，因為我覺得自己對於很多事情都還拿不定下一步該踩的腳步，還需要更多的了解與認識，而新安社的陪伴能幫助我更全面而深度地探索發生在我身邊的許多事！

## 2. 大二呂儀君《關係》

從大一開始就在新安紮根，其實從大一到二大的路上，也有許多深刻的學習與感受，尤其在「關係」這個議題，我有一段難忘的經歷，如今我終於有機會重新整理思緒，並作分享。

### (1) 談關係之於新安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經常是由雙方之間所存在的「關係」連結，在社會工作場域裡，舉凡工作者與案主、工作者與機構，還有工作者與工作者間都會在某種情況下有對話、有合作、有衝突……，彼此間建立起某種程度的「關係」。新安裡的成員也是如此，同時所有的團體、社群想必亦是如此。即使如此，我仍想以一個新安成員的角度來談「關係」與新安的連結，相信仍是能同中求異。

我很喜歡新安如同一個家庭般的感覺，有像大家長一樣的學長姐，也有畢業出走後的學長姐，時不時會回到這個社團裡關心新進的學弟妹，分享他們過往的經驗，並且總是在我們很迷惘的時候，給予我們一些建議為我們指引出自己最渴望的那條道路。能維持這樣的狀態，讓新

安這個地方能夠穩固的繼續經營，彼此之間關係的連結性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們彼此漠不關心，如果我們退縮對原本陌生的新進生感到抵觸，如果我們不積極主動去建立關係只是等待，那麼這個地方大概就會變得支離破碎，而不會這麼團結。

## (2) 談自己之於新安與關係

會從關係這個點切入，是因為自己在這個團體中曾經經歷的衝突，讓我與夥伴之間相互衝撞與磨合，而使我開始省思自己對關係的想像究竟是什麼？是什麼樣的價值觀差異引爆了這場衝突的發生？

剛進入社團的我對於參與團體其實是隨心所欲的，對於與他人建立關係這件事也是隨遇而安，甚至過於消極，所以有很長一段時間與其他成員是有些脫離的。我沒有自覺，也覺得怡然自得，一切過的很順遂，然而在去年暑假的社遊時，學姐卻對我的經常性缺席感到失望，因為我的不積極參與，讓她失去了認識我的機會。我這才猛然發覺，原來，總感覺自己無法融入這個團體的不自在感是因為自己所導致的！也許是因為自己缺乏自信吧，也許是因為有太多顧慮吧……我給自己種種的理由。但無論如何，在經過訴說自己的狀況並和成員對話後，我給自己下了決定：不管過去的自己有多麼退縮、多麼自卑，我總是得積極地往自己的舒適圈外跨步，對反思過後的我來說，關係的建立不再是所謂的「自然而然」，許多時候，是需要一些「積極」的「刻意」才慢慢堆疊、建構現在如同家人一般的親密關係。

於是我開始嘗試主動出擊，在社團裡的行動包括參與迎新、邀請身邊的朋友加入新安的活動，也增加了進入新安的次數，無論是進入社區或是參加社聚；而在社團外，嘗試和沒有說過話的同學交談，並主動找話題聊天。因為我想要改變，想要除去過去消極的形象，而且真的有收到成效，有成員看到我的不一樣，雖然只有一點點的改變，而我也不覺得會被發現，但是當自己的努力被看見時，其實我是充滿自信的，這些象徵積極的行動確實讓我煥然一新了，也發現以往過多的顧忌是自己進步的絆腳石，屏除這個障礙後，我更能順利的往前走，更勇於挑戰下一個挑戰了。

## (3) 關係連結新安，新安創造關係連結

在聽過分享後，發現新安中的每個人，都曾在關係建立中有所學習與成長，曾經對於自己所在的位置有所迷惘，而不知道該如何行動，都曾思索該採取什麼行動才能建立情誼，又該採取什麼行動去經營與維持，甚至該利用什麼方式將這些獲取的經驗及概念傳承下去。

現在，已經身為前輩的我們也學習如何主動去經營一份關係，因為經歷了與社員間的磨合期，那些刻骨銘心的感受都激勵著我們前進，為了使新安更加茁壯，就像不斷延展的枝桠一般，我們努力且用力地將接觸過的人的手緊緊牽起，希望連結更多的力量，讓社團、讓社區都有機會繼續成長。

### 3. 大二潘育欣《從反思到行動與上位置》

從大一進入新安社開始，我就在社聚上聽到學長姐們說了很多關於在社區中或社工教育和社會議題上多元的看法以及想像，也分享自己的看見和想法，聽了許多他們給的回應及反思，慢慢地養成了試著用別的角度來看事情的習慣。

在318學生進入立法院的當天，就聽學長姐在社聚中有聊到，當時的我似懂非懂，沒想到隔天的心理學課就遇上了，尤倩帶著我們全班分成三方人馬，分別是「會到立法院現場」、「不會到立法院現場」以及「中立或其他」，來彼此說自己的看法和做辯論，我在那時是坐在「不會到立法院現場」那邊的，我的想法是，我根本就不了解服貿在幹嘛，但到了現場，我就是有了立場—反服貿那方似的—所以我應該要先有了立場再選擇要不要進入那個場合。雖然在網路上看了很多資料，我還是不懂服貿，因此在學運的一開始，我只是在一旁觀望著。在後來的社聚上，我們談到這個議題，學長姐都說要叫我先到那個立法院走走再說，即使不懂服貿，你也可以帶著自己的立場踏入那個場合。

在一次和喜歡攝影的同學，也是新安的社員—鈞凱，去完新安之後，鈞凱心血來潮想要去立法院攝影，我就這樣踏入了那個現場，後來也因為老師的鼓勵去了幾次，也被後山邀請去社工學生的場子幾次。我在當中看到了一個社會運動場合的多元，大家都是帶著不同的議題在同一個場合之中發生，也因為這場學運，我接觸到了許多議題，進而讓我踏入了社工學生到衛福部、五一遊行和巢運、彩虹圍城這些場合。在這些過程中，我面對這些議題，學著去找自己的位置、踩穩立場，再隨著新的體驗，踏到新的位置。

在新安社中，我的位置也隨著一屆學長姐的畢業有了變化，在暑假的社遊中「新安要不要倒社」的議題被拿出來討論，在那個過程之中，我們都強烈感受到彼此撕裂的情緒和對新安的情感，從那天起，我開始成為了學姐，上了某種位置，我從被照顧的小學妹，開始要成為和學弟妹建立關係、照顧他們的學姐。在那個過程中，因為後山開始覺得自己跟系

上的學弟妹關係沒那麼緊密了，他開始跟我們對話關於新安社的發展，想要我和儀君這屆開始上組織這個社群的位置。

也因著我的條件，我後來在大二下開始成為社長，然而對於上這個位置，我是不自信的，也很不會做事，和希望我上位置的後山有了衝突，所以開始有些逃避，在今年的暑訓中，我跟後山雖然還是沒有在這件事情上面有對話，但隨著芷琳那屆的畢業，我和儀君這屆成為新安最老的在校學長姐，我感覺到我要好好上這個位置的不可逃避和必然，也因為經過磨了一學期，我對我上這個位置比較有了一點信心，也比較會做事一點了。

不管是在面對議題，或是在新安社中，我都在上一個位置，隨著時間和經驗，我主動或被動地走著這一條路，巧合地對應著我在新安社裡，令我很窘迫的綽號—紐牛，像是被一條無形的線牽著，總帶我見識到新的境界。

#### 4. 大四曾芷琳《走上街頭，走上新安》

##### (1) 太陽花學運—在此之前與之後

如同前面所述的新安故事，新安社不只是一個服務性社團。除了在社區裡面服務他人之外，這裡也用了同樣多的時間和精力在經營彼此的關係，以及更重要的是，學習反思以及整理自己。

隔周三晚上的社聚，是我自己覺得最精華的時間。容許彼此帶著各自所經歷、感受到的想法到這裡來討論。或許是關於學習上的困境，也可能是自己的家庭、人際關係等等。或大或小，公開或者私人的。

大一剛進來時以為只要像以前一樣講故事就好了，說發生了什麼事，其他人就會點點頭表示同意。第一次被追問的時候覺得不知所措，我以為這一切都理所當然，但你卻說不知道我的前因後果。或者我覺得自己的反應非常的尋常且合理，卻需要跟大家解釋我這麼做的原因是出於何。

非常的不習慣。不習慣自己一直揭露內心在想些什麼，不習慣要去思考這些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也有一段時間非常逃避社聚的時間，覺得那些思考、訴說都痛苦無比。

我是在這裡學會反思的，在經歷了兩三年之後。包含如何清楚的表達我到底在想些什麼，也包含了那些疼痛對我來說是什麼，以及該如何面對。從大一開始學習聽、學習說，然後漸漸的能夠在對話之中梳理自己的想法，一步一步的累積了作為人、作為社工人的能量。



這些對於自己的成長，在去年(2014)遭遇到學運的時候，成為了我參與這一場運動的重要根基。

## (2) 從新安出發

最初參與社會運動的動機是單純的好奇，想要去現場看看是怎麼一回事的心情大過於思考何謂對錯。不過到了現場之後，聽見了各種的聲音，來自於不同的人。

在網路上搜尋了各種資料，正面或反面皆然。沒有哪一方能夠完全的站得住腳，一個立場的對面就是另一個立場。在立場的更深處則是各種交雜的價值觀。或者想要民主，或者想要經濟發展。或者想要台灣獨立，或者認為中國是好的歸宿。

不過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在當下的情境底下如何去看見自己。現場的情緒高漲，而我從來不擅長於面對這種狀況。感受到自己的格格不入，驅使我去在這個事件裡面發展出自己的立場、自己的位置。

## (3) 行動與其之後的疼痛

從太陽花以後便或多或少的參與了些遊行或者行動，關心了一些自己覺得重要的議題。切身相關的同志議題、欺壓勞工的慣老闆等等，那些過去從來沒有想見的台詞開始出現在我的口中。

強烈的希望自己可以是「正義」的那一方，這是在生活當中的模樣。總有種要和誰戰鬥的模樣，試圖說服周遭的朋友可以接受我的想法，成為「想法成熟」的人，並且努力的在生活當中實現自己的「正義」。拒絕黑心的商品、避開所有爭議的廠商和零售商，爭辯所有我覺得重要的事情，逼迫所有人聽我的那些長篇大論。以為自己可以成為正確的那一方，不受媒體操弄而且總是關心弱勢的那一方。

畢業之前在以新安為名舉辦的一場實習分享會上面，說到了自己為什麼會選擇同志熱線以及另一原住民的機構實習。幾乎都是因為他們的運動背景，而在剛剛經歷過學運熱情的當時，想找到一個地方延續以及學習對這個社會施力的方法。分享時也多次提到相關的事情。

而在回饋的時候得到了「你到底站在什麼樣的位置戰鬥」的回應。當下還不懂是什麼意思，覺得我就是站在我的位置啊，一個勞工階級出身的孩子，一個公開出櫃的同志。

過了好一陣子之後才懂了，我從來就不只是這些位置。我還是個大學生，可以在教室裡面偶爾耍廢偶爾認真。我還是個小康家庭的孩子，可以應付我的生活開銷而不需要打工。我還有很多的條件，其實我和那些我所厭惡的資產階級沒有想像中那麼大的差距。

從此刻開始思考了很多，關於到底是用什麼樣的狀況在實現理想，在做些什麼樣的事情。一邊看見自己的優勢，一邊想想這些優勢如何的對我產生影響，進而調整自己的論述。從一個受害者的角色，變成有著優勢、有著劣勢的立體樣貌。

#### (4) 新安－承接與連結

從新安的經驗裡面，我看到的是一群社工背景的人們，如何聚集在一起提供彼此前進的能量。彼此強烈的交互影響，不僅僅是彼此的支持，還有帶著夥伴一同成長的重要內涵。從學長姊和學弟妹之間的陪伴和學習，如同我在當初試著學會整理、思考、梳理脈絡。或著是創造空間激勵彼此的成長，如讓我獲益良多的實習分享活動。又或者是現役社工和社工學生之間的精采對話，那些精彩的分享會。

我會說新安社是一個讓人不斷成長的地方。不只是作為社工，也作為一個完整獨立的人。我們互相陪著走過所有辛苦的、快樂的時間。我們提醒對方沒有注意到的死角，或許有些疼痛，卻也同樣的溫暖。

### 參、結論

我們在面對許多議題時，常常開玩笑自己果然都是吃新安奶水大的，而新安對我們這些社工學生而言又是什麼什麼呢？

新安對我們來說，學弟妹會說是感情的支持，學長姐會說是一種傳承，其實這些都是新安。我們學生們在當中或挫折，或受鼓勵，我們彼此穩穩接住那些情緒，且真誠相對、相互扶持，開始上位置之後，我們也為學弟妹們撐起這樣的空間。在社區和孩子們一起的工作，和對議題的討論和反思，讓我們開始長成一個社會工作者的模樣。討論這個題目的同時，我們又再次有感，原來我們在新安中也都是這樣走過來的。

經由在社區中的體驗，和聽著學長姐們說，如同玉如那樣有所感，我們也學會去反思和闡述自己的想法，感受到這些後，我們開始去行動，像是在關係上開始積極的儀君，和上了位置的育欣，不論是新安小舖，還是到社運的場合，及辦實習分享，經過這些體驗，和芷琳一樣，我們再自我咀嚼，與夥伴討論，然後踏入下一個行動。雖然這些短短幾句便說完了，但是我們都是走了整整四年的時光，即使畢業了以後，也帶著這些繼續走著。而這些過程，在我們彼此互相整理與確認後，赫然發現自己正走了一個「新安架構」中——學習中有所看見，然後反思，反思後的結果化為行動，進而形成一種經驗，並再次有新的看見與反思……成為一個循環——而這正是我們這些社工學生實踐社會工作的證明呀！

# 在校內的社工實踐：志工隊的孤軍作戰

志工隊的故事很長，暫且就先聽聽小菜與大八說他們在志工隊的故事吧！

## 壹、傻傻的加入

### 1. 小菜的故事

一張小雞文宣，志工隊開始進入了我的生活。甫進大學，就原本的個人特質，我算是一個習慣沉默的人，比起發言更喜歡去聽別人的故事，在志工隊中我很享受去傾聽別人的意見，但是加入志工隊卻也促使自己站在一個尷尬的突破口，就是在傾聽別人故事的同時，也必須互相回饋，尤其，在團體中有一個比我們年長卻很淘氣的老人，這裡就先稱乎此人為阿B。對於阿B背景從來沒有多想，只覺得他是個很愛發問與反問的人，還有講不完的故事，而對於只喜歡聽不喜歡講的自己，每次總是被阿B問得語塞，層層逼近心裡的問題，使自己必須不斷去直面內心，在這個過程中每次自以為想得很周全才做出的回應，卻總能輕易的被阿B質疑而感到動搖，在這個不斷衝擊與無限反思的對話下，我還是沒有找出那些問題正確的答案，但我找到屬於自己的獨立思考與表達自己論述的勇敢。

志工隊，顧名思義就是一個服務性社團，在離開封閉式的高中教育後，這對小菜來說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活動，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盡心盡力的每一項準備，阿B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你怎麼知道你們準備的這些活動是服務對象需要的？」而在出隊之後，在我們回憶與服務對象相處過程中所擁有的滿滿感動之際，卻又再一次被問到「我們何德何能能夠將這些東西稱之為『服務』？」這些問題讓我對於「營隊」與「服務」完全重新定義。第一年，在阿B這個問題老人的洗禮之下，重新定義了「小菜的生活方式」。

### 2. 大八的故事

當初會想加入志工隊是因為覺得志工隊除了出隊服務之外，在自我探索的部分也有許多的提供，這對從小到高中畢業都受到父母嚴厲管教的我覺得十分吸引與特別，因為我以前好像從沒好好的認識自己與安排自己的未來過，所以帶著好奇的心情我來到了志工隊；在這裡，我遇到了一位看起來比大學生還年長的學長，他的體型粗曠、聲音宏亮，暫且稱他為阿B吧！我會想繼續留在志工隊是因為阿B在志工隊的一堂社課中問了我們一個問題：從小到大，那些不是第一名的人都到哪去了呢？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提問，但對我來說是十分衝擊的一個問題，因為從小到大我的父母都要求我要當第一；

考試要第一、品德要優良、才藝要拿獎，順服的我在這些要求下一路安穩的走到現在這個階段，阿B的問題讓我回溯到那段追求第一名的過程中我曾經擁有過的感受：無奈、壓迫、疲憊、空虛.....也讓我慢慢思考一路走來我雖然擁有了獎狀、獎杯、獎金這些第一名的"產物"，但我卻好像不大瞭解我自己要的是什麼，所以因為阿B不同於以前課堂上老師們的提問，加上我覺得在志工隊可以聽到許多成員不同的生命故事進而與我的生命經歷有所共鳴，使我有一種被同理、照顧到的感覺，所以我決定繼續留下來認識大家以及認識我自己。

## 貳、狠狠的留下

### 1. 小菜的故事

在志工隊新鮮人的生活近尾聲之時，所有的成員開始了關於四長(志工隊幹部)的訓練，從那時候起，我們更接近了志工隊的經營與核心，更了解在這個溫暖的環境背後需要承擔的責任。進入志工隊第一年最後的一堂社課，阿B將他所繼承的志工隊的歷史傳承給這一屆所有的成員，而我選擇去背負起這段歷史的重量，這股承擔的勇氣來自於，對於這個溫暖家庭的依賴與不捨、還有近乎於獵人的好奇想去挖掘更多阿B身上的寶藏，以及這份擁有一群夥伴的強烈想望，此時，我發現內心對於未來有一股難掩的興奮。

### 2. 大八的故事

還記得志工隊在吃期末隊聚時阿B對著每個人講了一些話，他跟我說：我覺得你有很溫暖的特質，願意把自己特別的生命故事與人分享、也願意去傾聽別人的故事，相信你有很多的能量去面對接下來的人事物；其實當時聽到這些勉勵我蠻感動的，因為以前得到的稱讚與回饋大部分都是因為自己達到了大人們賦予的要求與期許，但阿B對我說的那些話都是透過他對我的觀察與對話所累積而成的鼓勵與回饋，這是我感動的地方；我喜歡志工隊的彼此都是如此真誠的互動、給予彼此最真實貼心的回應，因著這份可貴的情感與歸屬感讓我想要將這份感動透過自己的方式延續給學弟妹。

## 參、灰心的領導

當小菜與大八成為夥伴之後，想要將上一屆志工隊的收穫與感動用同樣的方式傳達給學弟妹，這份激情卻在我們帶領的過程中狠狠的被澆了一盆大冷水，以前繽紛的對話時間現在卻總是一片死寂，當時的我們想了許多方法嘗試劃破僵局，但關係卻依舊相敬如賓(冰)，無法從學長姐與學弟妹的這層

關係有所突破。我們漸漸的開始感到灰心、害怕去正視這群賓客，此時，阿B也漸漸感受到志工隊關係的無助，但是在這一年中種種挫折，課程不如自己預期、與學弟妹關係建立不佳、在經源不足下的經營等等，這些挫折的總和與阿B的情緒支持，成就了我們這個團隊前所未有的凝聚力與巨大的抗壓性。

#### 肆、鼓起勇氣的改變，但...

在我們大二的時候，一場學運的出現，不僅聚集了大眾對於社會議題的關注，這股風氣更是在學生之間以驚人的速度遍地開花，也就是「太陽花學運」。在那段時間，高醫冒出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短講，肆意的出現在學校各個角落。當時的我們也非常投入的在參與這些活動，不斷參與著這些「外系」所舉辦的活動，在活動中聽著「外系」邀請「本系」的老師們分享，我們驚覺身為一個社會工作與社會學專業的科系，而在這個民主意識高漲且對話不斷的事件中，我們在系上猶如靜處深潭，一片靜默且毫無行動，沒有對話的流動，這片默/漠然來自於系上學生害怕去表達自己的想法，因畏懼而裹足不前，因畏縮而拒絕對話。這對於在志工隊中習慣不斷對話去大膽表達自己論述的我們，相當無法理解，而既然我們渴望的交流平臺不存在，那就由我們(志工隊)來創造，搭建一個能讓學生高聲吶喊心中所想，能滿足學生心中渴求的好奇的舞台，而這個舞台能夠踏足系上所無法抵達之處。

因此，志工隊開始行動了。

小菜和大巴從四長這個位置卸任之後，因著對於改變的這份衝勁與激情，繼續留在志工隊，去著手我們心中期待的這份改變，在阿B的創意發想下，志工隊創造了兩個新方案：「雨後春尋」及「社工面對面」。「雨後春尋」期待能夠帶著系上學生踏出校園，去到甲仙了解八八風災後居民的生命故事；「社工面對面」則是希望透過與實務工作者對話讓學生更了解社工界的真實並釐清自己的職涯方向。於是小菜與大巴踏上了新任務的旅程。由於志工隊是個獨立組織，簡單來說就是背後沒有任何支持力量的組織(不隸屬系會也沒有企業認養)，要踏出校園何嘗簡單，第一步我們需要考慮的就是：資源從哪裡來？而對於我們來說最近的資源就是系上的老師與系會，然而在與老師接觸的過程中，卻遭受到諸多質疑：「志工隊為什麼要做這些？」、「你們去甲仙是要去服務的嗎？」、「如果要與實務者對話，系上就有辦很多講座了阿」，而志工隊也嘗試與系會創造對話橋梁卻也無法順利建立關係：「志工隊不就是個出隊服務的社團嗎？」、「你們做這些要幹嘛？」、「跟系會有什麼關係？幹嘛跟我們講？」，我們在荊棘般的話語與各種質疑中持續行

動著，不斷的去連結資源無論是系內還是系外，慢慢的讓藍圖成形，而活動最重要的角色還是「參與者」，當我們將活動消息釋出後，更讓我們驚訝的是得到的居然依舊是這些陳腔濫調的疑問：「志工隊幹嘛做這些？」、「志工隊不是就上社課跟出隊嗎？」、「志工隊那群人又想幹嘛了？」

雖然小菜與大八想改變的心情依舊，但是也不禁開始有了個問號：「志工隊只能是個服務性社團嗎？」究竟，「什麼才是志工隊真正的樣貌？」我們向阿B這麼問道。

# 「翻轉社工學生聯盟」組織週年回顧與省思

林郁芬、黃珮綺

## 壹、「翻轉社工學生聯盟」之緣起與簡介

「翻轉社工學生聯盟」（前身「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起因於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爭議，由一群關心社會的社工學生與實務工作者集結而成立的組織。爾後半年，透過讀書會、舉辦公民審服貿工作坊與相關講座、訪談中小型老人養護機構實務社工書寫成文本等方式，持續進行有關社會福利市場化、醫療與社會服務業納入服貿協定對中小型老人養護機構影響的討論。在投入議題和組織的過程，我們發現並沒有引起太多社工學生、實務工作者和老師的關注或參與，除了服貿議題，環境、土地、居住、勞動等諸多社會議題似乎也少在社工助人養成之路被提及，這讓我們開始思考為什麼在面對許多社會爭議時社工時常噤聲？在社會議題參與上社工普遍缺席<sup>1</sup>？

參與社會議題開啟我們對社工實踐道路更多元的想像，但回頭看當今社會工作的服務現場與未來發展卻好像越來越沒有空間，積累的困惑和好奇成為組織轉型的契機，以社工學生為核心組成的聯盟，便決定以「社工學生」為主要耕耘對象，期待能和更多社工夥伴討論彼此關心的議題、有更進一步的社會參與，於是在去年十月正式更名為「翻轉社工學生聯盟」。翻轉代表的是顛覆，也是跨越，是對既存的框架與現實重新省思、挑戰和倡議，期待能顛覆對社會工作既存有限的想像、跨越建制的圍籬，翻轉傳統社工教育與實務的斷裂、重新思考社工價值與理念如何被實踐，也期待社工成為翻轉社會不公義結構的一股力量，轉動與集結更多元的聲音和能量，撐出更大的社會工作空間，開展社會工作的公共性。

聯盟組織歷程主要分為兩個時期，前期是圍繞「社會服務業 vs 兩岸服務貿易協定」議題的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時期（2014年3月~9月），後期則是以「社工實習與教育」、「社工多元實踐路徑」兩條主軸的翻轉社工學生聯盟時期（2014年10月至今），詳細的組織大事紀可見下表1。此份文本主要回顧「翻轉社工學生聯盟時期」近一週年來的組織歷程、行動，以及從組織者視角出發探討組織參與意義、學習與省思，最後會從組織運作的角度，分析目前主要耕耘議題之發展性、組織運作困境及未來展望。

---

<sup>1</sup>在察覺並省思這個問題的同時，我們也體認到自己曾是噤聲的一員，必須理解噤聲背後的諸多因素，不應片面歸因於個人，而應意識到這是社工社群的集體困境。

表 1：組織歷程大事紀

時程	事件/行動			
反服貿 社工學生 聯盟	03/23	成立「反服貿社工學生聯盟」		
	03/23-26	網路連署動員「反社服業進服貿，千人連署大募集」		
	03/27	衛福部門口，召開「反社服業納入服貿記者會」		
	03/30	號召參與「330 社工站出來」反服貿遊行 舉辦活動「社工 v.s. 服貿野台開講」		
	04/26	合辦活動「人民議場：如何監督服貿－醫療與社會服務」with 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公醫時代、台灣反醫療商品化聯盟、台大公衛研究生學生會		
	05/01	號召參與「反低薪、禁派遣」勞工大遊行		
	5 月份	讀書會		
	05/25	舉辦活動「公民審服貿」		
	05/30	成立部落格「我是社工，我不服」		
	08/16	「兩岸四地進步社會工作研討會」經驗分享		
	09/27	「網羅與崩壞：知識份子再議研討會」文章發表&經驗分享		
	10/04	號召參與「社工鬥陣挺巢運」 舉辦活動「社工野台開講：社工與居住正義」		
	翻轉 社工學生 聯盟	10/13	組織重整、轉型：正式更名為「翻轉社工學生聯盟」	
		進擊的實習生系列（講座）	社工無限大系列（講座）	
10/17		實習面面觀	10/31	土地、環境倡議 vs 社工
11/14		你不知道的社工實習	11/25	性/別認同差異 vs 社工
12/12		社工實習咖啡館	12/26	航空城反迫遷運動 vs 社工
10/25		號召參與「2014 同志大遊行」		
11/06		經驗分享@輔大社工系		
11/20~12/05		發起網路問卷『2014 全國社會工作相關科系實習概況調查』		
12/31		分享實習問卷調查初步結果		
		校園馬拉松：社工實習與社工教育	社會工作 vs 社會運動（講座）	
03/26		@實踐社會工作學系	03/13	社工是勞工？社工也有工會！
04/12		@中正社會福利學系	04/10	以穀會友：社工在農村的實踐
04/16		@東吳社會工作學系	06/12	圓一個街友安心入睡的夢



04/28	@文化社會福利學系
05/01	@高醫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
05/01	@長榮社會工作學系
05/12	@北大社會工作學系
05/26	@東華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
03/14	號召參與「2015 反核大遊行」
5 月	蒐集 50 封社工學生書寫對社工教育看法的信
05/16	社工教育 50 道音影行動（與東海灰社、輔大新安社聯合發起）
05/30-31	協辦社工學生成仁禮營隊－進步社工的價值與傳承
06/13	「2015 亞洲進步社會工作研討會」經驗分享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 貳、組織歷程週年回顧與自我省思

過去一年來，聯盟選擇與學生密切相關的「社工實習與教育」議題為核心關懷，以社工實習為切入點，從實習經驗去反思社工實習生定位，並回頭與社工教育、學校教育結構、實習機構、社工體制對話。

### 一、從「社工實習論壇」到「社會工作相關科系實習概況問卷」

第一場社工實習講座，從社會上各專業領域的實習潮流中看見實習生普遍面臨角色定位模糊、實習保障不足的集體困境，打著「學習」名義似乎就可忽略實習生「勞動」付出的事實，討論過程也發現實習生普遍對於實習相關的制度保障與勞動法規了解甚少。到了第二場實習講座，我們把焦點拉回到社工實習現況，討論社工實習的目的、制度對社工實習的規範與保障。社工實習被視為社工教育核心的一環，不少學生在實習過程都曾經經驗學理與實務的斷裂，在學校、機構對實習生的期待與要求下，學生作為學習主體，個人對社工實習的期待是什麼？實習過程看見的自我議題、價值衝突和困惑，又能否在實務現場或回到教育場域獲得充分對話的機會？

因此，我們設計了一份「全國社會工作相關科系實習概況調查問卷」，想了解更多社工學生真實的實習樣態、對社工實習的看法，在 244 位夥伴填寫的經驗裡，更具體呈現社工學生在實習中所面臨的困境，例如：實習生對自身的實習權益認識不多，實習的成本和風險大多由學生自行承擔，在醫療或某些大機構實習甚至要付實習費用。而在整個實習過程，也很少是以實習生為中心，模糊的角色定位，讓實習生常搞不清楚自己與志工或工讀生的差別，實習生時常要在符合學校實習課程規定與機構規範下撐出自主學習的空

間。問卷調查呈現了更多社工學生關切的實習議題，從社工實習是否應有津貼薪資和相對報酬及保障、實習生定位討論、實習內容模糊或不符期待、實習超時、缺乏良性的實習督導機制、實習單位申請之限制與資訊不透明到實習規範與契約制度面的討論，更擴展了社工實習議題討論的層面與層次。

## 二、 走入學校現場：校園討論馬拉松－社工實習與社工教育

延續社工實習論壇與問卷調查的階段性成果，我們發現實習生對於實習相關的自身權益了解甚少、且各校學校實習樣態差異大。因此希望透過校園馬拉松系列活動，讓我們有機會前進各校，和更多不同學校的學生有機會一起來討論、看見在社工實習中，各校的差異以及面對的共同議題，讓我們有機會去了解各校社會工作教育的脈絡與風格。除了討論社工實習法規和實習權益保障外，我們也希望把實習的焦點放回來在學生自己上，以實習生為主體，討論社工實習的定位。社工實習作為社工教育裡重要的一環，實習對於社工教育的意義是什麼？台灣的社工教育又希望培育出什麼樣的助人工作者？這些問題都帶到各校的討論裡，希望可以 and 不同脈絡下的夥伴碰撞出更多的火花與可能性。

校園馬拉松跑過實踐、中正、東吳、文化、高醫、長榮、北大、東華共八校，比預期多了好幾間學校。一開始我們只是抱著想要創造對話空間的想像開始與各校連繫，希望可以以面對面的方式深入了解各校的實習制度與實習權益。而後我們也發現各校對於翻轉的期待不盡相同，一開始聯盟會想要什麼都給什麼都說，卻在之後發現能觸動的也只有對方想關心的部分。於是會開始反思到對方所學習到的東西是什麼，也練習在對話的過程中要怎麼慢慢的去講。聯盟不是進入到一個學校帶團體，帶領大家討論，而是想要透過這個契機去創造一個校園內社工系學生的對談空間。

在這樣的過程中，聯盟也被質疑「尚未深度了解該校實習制度與實習狀況就進入，好似只是來宣傳組織的曾經和帶走各校八卦」，每個來到校園馬拉松的參與者帶上的期望都不一樣，而聯盟的確無法比該校的學生更了解該校的實習制度與實習狀況，只能透過網路上的實習法規和平時的聊天了解，也因次聯盟才想要實際地進入各校。再往中南部學校跑時，翻轉也感受到中南部學校的學生好像在期待北部資源較多的學生可以跟他們說一些甚麼，甚至是解決問題。

在馬拉松的過程中，感受到每個學校的不同，認識不同的學生，從不一樣的學生可以慢慢連結到不同的工作者。在馬拉松的過程中可以理解到未來在工作時不同學校的學生會有不同的樣貌，多去思考了不同的學校會長出不

一樣的社工，也因為不同的學校、老師給的教育不同，所以學生想的層面跟關心的點都會不一樣。實際走訪八校不同的社工系，真實地感受到不同學校擁有不同的風氣和氣質，但集體學生相同困惑的是因應社工師法規被單一化的社工，到底是不是我們想要成為的社工？會不會是我們以後唯一的選擇？如果無法成為社工師法所規定的社工，是不是就會被社工這個職稱排除，而成為一個漂流在外的漂流社工，甚至是帶著社工教育的靈魂轉行。

校園馬拉松帶著聯盟走出去和各校交流，接觸到的人也倍數增加，透過社工教育和社工實習來與各校連結，雖然各自了解和接收到、理解的點會不一樣，但最基礎的對話已經建立起來。看見許多學生被夾在自主與專業中間擺盪，要適應不確定感，而聯盟身為一個草創學生組織目前也沒有那麼強大的能量可以陪伴所有人。在有限的情況下，我們也希望能與各校有更多的連結，讓校園馬拉松這把火傳到各校之後可以成為火苗，成為一個刺激，而之後的永續與要怎麼轉化這股能量，是各校學生必須一起面對的課題。

### 三、 社工教育 50 道音影

延續校園馬拉松與各校學生的討論和認識，翻轉社工學生聯盟、東海灰社與輔大新安社聯合發起此次行動，共有五十位社工學生共同寫下我們對當前社工教育的擔憂，收集了國立大學、私立大學、科技大學、學分班等 10 所以上社會工作相關學系學生的各種聲音。企圖讓這項活動喚起學生在教育裡的主體意識，讓一群在不同社工教育脈絡下成長的學生有一個平台可以發聲、被看見。社會工作在台灣發展已經有六十年的歷史，而社會工作這門學科也在不同教育體制中快速況展，隨著社會工作的專業化、建制化到專精化，制度明顯影響了社工教育的走向（例如：2007 年新制社工師法通過後各校課程也跟著變動，15 門 45 學分的課程以及兩次實習幾乎都被列為必修，增加許多符合考試資格的課程，卻也壓縮了原本多元的課程），各校社工相關科系所的社工教育日益趨同標準化，學生身為學習的主體，但總是被動修習老師所開的課程、被迫承擔制度變革的成本。

如果大家都有不一樣的聲音，可是卻沒辦法讓擁有決策權的人知道，那五十封信的活動就是一個可以讓大家發聲的平台。當然光五十封信不能代表所有社工學生的聲音，但這會是一個管道，看見五十封呈現出來時，也發現大家都是寫各自關心的事情，很原始，就是本質的聲音嘗試地被說出來了，而這是珍貴的。在收集五十封信的過程裡，也感受到學生很大的不安，對於要不要屬名，要寫多深多淺，會不會被看出是哪一個學校寫的，大家都很焦慮也有很多的擔心和害怕，甚至不敢寫，而退出這個活動了。對於這樣的狀

態，覺得很傷心，究竟為什麼社工教育會讓學生不敢表達自己的歷程。而在這樣的過程裡，聯盟也只能陪伴著。在五十封信公開之後，也有學生受到系上的調侃，當學生勇敢地站出來，面對自己跟老師的矛盾，面對可能需要付出代價，面對這個結構的對待，都是學生用自身的身體和靈魂去承擔的。面對許多的不安和焦慮與擔心、害怕，當預設的事實發生，我們面對寫出自身聲音的代價，情緒潰堤之間，掌權的老師們又能不能看見學生對於社會工作的想像？

在遞交五十封信的當天，遇見多位社工老師經過現場卻沒有幾位老師駐足甚至願意我們與有任何對話，有些還嗤之以鼻的離開，這些老師的態度象徵著他們對學生想要發聲的漠視，不把學生視為主體，而讓更多學生在這些制度、遊戲中迷失。因為真實，因為原始，除了具體的建議之外，信裡大多都是情緒和各自的歷程訴說。這些大多時候不被看見的聲音，此時終於可以表現出自己的樣貌。卻只得到這般的回應。

在六月十五號當日親手遞交給臺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理事長古允文，理事長也在事後針對「社工教育的 50 道音影」發表了一篇回應，並給了三樣教育學會即將執行的承諾。翻轉對於未來是否有機會找五十封信的作者聚集，一起討論對於社工教育學會的回應，凝聚之外也讓這樣的能量可以延續下去，而非曇花一現的轟烈，也抱持著期待。一個老師和一位學生的壽命差異甚大，因此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力可以投入翻轉的運作。讓學生主體的力量可以繼續展演，也讓這股能量得以持續刺激社工教育，讓涵蓋全台 90% 以上社工教師的社工教育學會，聽到並重視學生的感受與想法，更重要的是，呼籲更多社工學生一起繼續關注社工教育學會等各社工相關組織往後在社工教育和證照上的方向與做法，且邀請更多學生持續的團結、挺身而出。

在「社工實習與教育」主軸議題之餘，我們也在整理助人學習歷程的過程，嘗試拓展未來助人道路的可能性，另一條「社工無限大」的軸線則是透過上下學期共六場的單元講座。

#### 四、 社工無限大

這個主軸中，我們共舉辦了六場講座，目的是希望透過講座，能夠認識更多在不同路線實踐的社工，邀請的講者都有著社會工作相關的背景，每場講座大致主軸都會先介紹本身場域的議題、自己走上這條路的背景與脈絡、社會工作在這個場域的困境與看見。

這些講座中，讓我們對相關議題有初步的認識，然而，收穫最多的是認識更多在不同路線實踐的社工，許多參與者也會在講座後提問，在這些場域中怎麼實踐社會工作？在地球公民基金會工作的中岳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如果社會運動是一門專業，那這門專業所要對應的科系就應該是社工系！」在社運中他會對人有更多關懷，運用同理與人對話和產生連結，而因此讓更多人願意了解這些議題。在同志諮詢熱線實習與工作的美贏則認為每種服務都應該要試著發展以性傾向為中心的服務考量，社工也應該有更多性別意識，並且重拾「社會」本質，對這些議題有更積極的作為。航空城反迫遷運動中的成員奇峰很真實的說明他的工作內容，經常要與居民討論議題、做田野，並能夠透過軟性的活動捲動社會力，讓外力給予在地居民們支持，而對於運動者重視操作議題和社工重視關係的權衡，他覺得有知覺就能夠適時的放過自己，慢慢調適。

台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理事長後山，則和大家分享社工在籌備工運以及為社工勞動權益倡議的過程，當制度讓大家有許多擔心時，工會正努力做為一個組織平台讓社工願意起身為自己的權益倡議，講座中有成員對社工老手與新手都非常擔憂證照的影響而感觸特別深。在以穀會友中的阿君仔則認為自己現在在實踐一種真心生活的感覺，並不認為自己是在做社會工作，而是他對理想生活態度的實踐，也因此讓成員重新思考「做社會工作」的定義為何，即便工作內容充滿社工價值，但似乎也應該包含主觀認定。最後一場講座則是在芒草心服務街友的小古，他認為社工總是在邊緣承接被制度遺漏的人們，也相同的被制度排擠，被主流的眼光不友善的看待，而當時正面臨應曉薇事件，大家也討論和思考當社工面臨一個龐大的政治施壓，除了沉默以對以外，社工社群團結起來之後，究竟能發出多少聲音，是不是有機會撼動社會？

每一場講座我們講的不再是三大工作方法或五大工作領域，談社工如何做倡議或社區、如何與人連結、如何面對自身認同、如何抵抗制度與面對政治打壓，更談如何做組織讓社工團結，能積極的倡議社會議題，更能倡議自身勞動權益，社工能做的、該做的、需要做的遠比我們想像的多很多，遠比課堂上教育我們的還大，需要學習和認識的更是無限大，我們希望透過這些講座，讓每一個走在這些路上的前輩奇勇敢與開拓能夠被放大看見，讓社工學生相信更多可能，一邊探討教育和制度，一邊透過了解而不斷思考如何開拓更多與社會正義接近的社會工作。

## 參、組織經驗分析與反思

### 一、組織運作困境

#### 1. 組織定位模糊

聯盟成形於反服貿運動期間，最初由幾位在立院參與運動的社工學生發想，「服貿協定中涉及社會服務業的開放，怎都不見社工學生/工作者現身呢？」發想很快形成號召行動，但在壓縮時間下僅能透過個人網絡動員，形成以北部國立社工所學生為主體的組織結構基礎。

由於成員普遍沒有運動/組織經驗，花了很多時間摸索組織定位，成員背景的同質性和情感基礎，減少了組織內部成員的磨合耗損，也提供組織初期探索議題和組織運作的條件。正式轉型成「翻轉社工學生聯盟」後，把關注焦點放回到與社工社群更切身的議題，經過社工實習講座、實習問卷調查的試水溫，確實也引起不少社工學生的關注和參與，至此聯盟逐漸以「創造社工相關議題多元討論的平台」自居，擴大社工對於自身權益與議題的認識，深入思考社會工作更多的可能性。

對外發展議題的同時，組織內部也在思考我們對這些議題的基本立場，上半年常因任務性分工，少了成員彼此對行動意義的討論，後半年隨著校園馬拉松進入各校，我們更細緻看見不同教育體制、學校、系所、地區的差異經驗，各校學生的參與深化了社工實習與教育議題的討論面向，突顯社工學生的多元主體樣貌。內部成員也開始意識到彼此對議題觀點的歧異，歧異並非後期才出現，只是組織初期因為成員背景的同質性與情感基礎、充斥庶務和任務的組織運作，讓成員間的位置與觀點差異鮮少成為討論重點，但隨著組織方向、運作模式、成員更迭與個人狀態的改變，組織不得不正視成員自身位置差異、對組織期待與發展步調的不同聲音。

聯盟作為「創造社工議題多元討論的平台」仍是目前組織成員的最大公約數。經過後半年校園馬拉松的累積，討論的確讓聯盟與各校社工學生產生連結，有助於社群發展，而對話與思辨同時回饋到每位參與者身上，讓參與者更深刻看見自身與議題的關係和意義歸屬。但聯盟內部對議題本身也不能只停留在討論層次，討論是幫助深化議題的方式，非最終目的。以「討論平台」定位的同時，也使組織對議題的表態變得模糊，平台本身帶有價值中立

的性質，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但這僅是面對議題的態度，組織方向與立場悄然退位。組織定位模糊使得對外難以與其他組織對話連結，對內亦會影響成員的組織認同和參與程度。

回顧上述組織發展歷程，組織從具有明確議題核心而吸納成員，到轉型後以既有成員為基礎共同決定組織發展方向，組織轉型不會一次到位，聯盟在決定轉型初步方向後，少有對組織方向階段性、持續性的討論，亦缺乏更具體的組織運作方法。未來如何踩著更清楚的立場推進，將核心議題討論層面的聚焦與層次拉開，都是現階段組織必須思考的定位問題。

## 2. 缺乏再生產力量的內部運作

組織運作需要人力、資源，但關鍵仍在於人。以聯盟來說，目前固定參與人數約五到十人，過去這一年面臨核心成員持續減少的情況，一方面由於學生身分的必然流動性，另一方面則如前段所述，組織已漸漸無法回應某些成員的需求與期待。聯盟一直以來的運作模式大抵以工作作為維繫成員動能與連結的方式，思考方向大多圍繞在該執行什麼行動（活動）為主，急著朝向外發展，而忽略（無力於）思索組織內部培力的重要性，成員在聯盟所能獲得的養分大多從活動或是對外部連結中汲取，較少由內部生產，導致組織內的再生產有限，同時，面對人員減少的情況也反過來對於聯盟動能造成侷限。

人員流動是組織常態，尤其聯盟又是以研究生作為主要軀幹的組織，成員的組織參與年限更為限縮。在這特性之下，我們也意識到招募成員的重要。上半年仍在面對轉型過程的組織方向與運作方式的摸索，考量擴大招募新成員可能會讓組織膨脹太快，因此上半年的招募機制主要透過接觸參與聯盟活動的夥伴，經過深度對話確認意願與動機後才加入，這樣的招募機制耗費較多時間成本，但較能確保彼此的認知與意願相符，然而這樣不透明的篩選機制也可能導致既有人際網絡外有意願加入的夥伴不得其門而入。下半年的校園馬拉松初衷包含招募夥伴的動機，過程雖然接觸到很多社工學生，但光活動與行動便已消耗大量組織動能，導致最後沒有能量認真面對組織存續、運作和人力招募等議題。

一直以來組織採較彈性的工作方式，體諒尊重並平衡成員各自的規劃與組織工作，僅確保集體決議的工作項目有成員可認領

以維持組織最低限度的運作。然而，組織過於彈性也容易變成鬆散，像聯盟是透過例行會議作為組織決策模式，零散的開會出席率、參與討論人數過少都會影響到決策過程的品質，同時容易產生代表性問題。當組織責任降低到一定程度，投入程度自然也會下降，成員間有各自的優先順序，但個人規劃與組織工作之間，需要共同思考如何兼顧組織彈性與運作程度，更須敏感到組織氛圍與團體動力回過頭來對組織的影響。

## 二、 議題發展性

### 1. 「社工實習與社工教育」主軸

組織初期圍繞服貿議題發展時，常納悶社工學生為什麼不參與，隨著接觸社會議題而開闊的視野，我們看見「社工多元可能」同時感到實踐的困難，而開始覺察過往助人學習歷程也有許多斷裂經驗，因此選擇更貼近社工學生議題作為切入點，不只看見「不參與」也反過來思考他們關心什麼，不太快指責缺席，用開放的態度邀請，從彼此自身的經驗談起。

從社工實習問卷、實習講座、校園討論馬拉松熱絡的參與度，反應出「社工實習與社工教育」這個議題的重要性。討論層面擴及申請機制、實習定位、課程規範/機構要求、督導機制、實習權益保障（如保險、給薪）、實習與社工教育/體制的關連；後續可再提高議題的細緻度，讓不同教育體制、學校、系所學生之學習經驗差異被看見，後續針對此議題的討論，可把學生的經驗放回到社工制度/教育體制歷史發展脈絡中去理解，閱讀不同面向社工教育研究、了解過去歷史發展都將提供我們更豐富的觀點看待目前要討論的議題。

至於在議題操作上，則需要拉開對話層次，設定對話對象，並留意與手段是否一致。當議題設定對象是學生時，可能是透過活動創造討論空間、互相學習思辨，同時用議題去連結彼此、發展社工學生社群；但當我們要去和權力核心對話時，勢必要有更清晰的立場和訴求，手段上可能是製造喧囂成為壓力團體，也可能是透過正式參與機制進行對話。以今年五月聯盟「社工教育的 50 道音影」的行動為例，聯盟蒐集了五十位社工學生對社工教育想法的書寫，也將這五十封信遞交給社工教育學會理事長，但行動發想和準備過程，似乎沒有明確為此行動設定對話對象與預期訴求；



如果此行動很明確要與社工教育者對話，或許可直接邀請不同立場的老師表態、創造學生與老師對話的機會。同時，若我們認可社工教育學會對社工教育發展的影響力，號召更多社工學生入會，讓學生聲音有機會透過正式參與機制被聽見，進而影響決策，都會是可行的策略。

## 2. 「社工無限大」主軸

過去一年間組織投入的議題以「社工實習與教育」為主，本軸線為輔。

在目的上，這個主軸當初是希望補充學校教育課程結構的限制，透過邀請投身不同議題的社工分享歷程，讓參與者能在接觸社會議題的同時擴大對社會工作的想像，畢竟學生是個過渡身分，助人養成過程的啟蒙與刺激都將成為未來實踐的重要養分。最初在設想這條軸線的時候，我們曾經思考過，「社工無限大」與坊間其他的社會議題座談會有什麼差異？同樣是談社會議題，如何談才能夠吸引社工學生參與，除了講者對關懷議題/實踐歷程的分享，希望花更多時間去思考其與社會工作的關係、能有什麼樣的連結發展，甚至進一步談出具有社工觀點的社會議題思維。

在手段上，則以舉辦講座為主，希望能降低參與者的參與壓力，擴大社工學生的參與程度，同時也是在組織有限能量下的成本考量。議題設定的部分，會盡量結合當下的運動議程，像「性/別認同差異 vs 社工」結合同志大遊行、「航空城反迫遷運動 vs 社工」接續著巢運佔領行動，一方面配合議題熱度吸引社工學生參與，一方面也希望能夠協助動員。六場講座下來吸引不少社工夥伴參與，不過單次的主題性講座僅是入門，觸及面向雖廣但難以深入，我們發現結合運動現場的議題討論效果較佳，未來或許可實際進入場域，形式設計也可減少單向講述、多點互動對話，或者擴大成議題工作坊增加討論深度。

## 三、 未來展望

### 1. 對內：我們要往哪裡去？

聯盟成立迄今已一年半，正式轉型投入社工社群內部議題也週年。這一年來持續摸索組織定位，議題設定對象與走向已逐漸明朗，但耕耘議題、投入組織的過程，影響最深的仍是實際參與其中的

內部成員。每個人參與組織的動機都不同，可能基於個人內部需求、對社工認同的混淆、對社工教育的失望、甚至對社工體制的不滿，如果我們願意花那麼多時間對外創造討論空間，卻沒能有充分時間與夥伴彼此對話，對組織本身也是無形的消耗。踩著緩和步調前進的聯盟，其實已經累積很多寶貴的經驗，有在社群裡的學習、也有參與組織過程的耗損，而組織成員能否從中找到個人意義歸屬與集體認同，花時間去對話、去整理、去書寫都是重要且必要的歷程，也是組織工作之於人的核心。

前面所述描述有關組織定位、組織運作、議題發展等挑戰，是組織接下來必須認真思考和面對的。我們都身處於這個複雜的結構之中，要現身去挑戰體制從來不是容易的事，更何況社工時常處於各種社會矛盾之中，被結構、機構、道德綁架而動彈不得。聯盟本身的存在，確實是股以學生為主體反思自身斷裂經驗的力量，從社工實習與助人養成過程產生的困惑，也能依稀感受到社工制度發展和實務現場的困境。即便社工制度與學校教育結構難以撼動，就算實務現場工作份量是如此繁重，仍有一群人帶著想多做一些什麼的心持續耕耘。聯盟的存在至少影響了一些社工學生開始認真去思考各種議題，更深刻影響了我們自身。在面對社工教育結構侷限的同時，不只有把期待放在制度層次與老師身上，也學著對組織和自己有更多期許，培養自主學習、分析複雜議題的能力，不再被動吸收知識，善用學生作為學習主體的能動性，透過組織學習、社群彼此交流，回應社工教育體制的不足。

## 2. 對外：與社工（學生）社群的串連和對話

社會工作這門學科在經歷專業化的過程也對自己產生許多質疑，對專業的追求體現於建立制度、形成工作方法，現今的社會工作已經少以社區為基底，大量集中化、機構化的服務讓個案臨床能力需求被突顯，社工在分科領域裡更容易感到專業能力不足，有時候需要的已不只是在自己領域的精進，更需要跨領域、跨專業合作的能力。近十年來，社工內部社群對於社工制度發展聲音也越來越歧異，面對歧異的最基本就是需要互相對話與理解，談跨網絡合作之前更需要彼此認識與討論，不論是教育工作者、實務工作者或是學生，都需要有更多社群撐出對話空間，並非只有以專家學者為主的專業團體代表。

回到社工學生社群的發展，其實是更根本在助人養成初期就開始培養對話反思的能力，學生時期也是相對有彈性空間與條件去摸索的階段，近年出現許多社工學生社群在不同場域耕耘，各自積累豐富多元的組織經驗，這些都是相當可貴的累積。本文書寫的目的即希望藉由整理翻轉社工學生聯盟發展的回顧與省思，進一步與其他組織對話，各組織間的相互了解與交流，提供未來橫向串連的可能性，也期待未來有更多社工組織出現，相信彼此的組織經驗都將成為社群發展的養分。

# 扎根校園社工學生社群：組織工作與自我改造－1

何敏瑜

## 壹、前提摘要

我是來自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三年級的學生，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在這兩年社工系的學習與看見，以及到了東海，進入灰社所參與的活動，這些活動給我的反思。我是轉學生，到東海是大二，我大一的時候是在嘉義某間大學念書。

## 貳、進入灰社的契機

我大一上學期，我就知道，我是一個很喜歡社工系的學生，但當時，對社工系還沒有過多的想像。就在那年的3月18號，在台北發生了太陽花運動，當時的新聞、媒體，不斷大肆報導著現場的最新狀況，在嘉義念書的我，也被這樣的事情影響著，也會好奇，他們在訴求甚麼？政府又做錯了甚麼？於是，我總共上去台北兩次，第一次只是走走看看，帶著好奇的眼光到現場去感受跟體驗，我又帶著問題，回到了學校，過了幾天，我卻發現，學校沒有人可以跟我討論這件事情，大家就僅只是聽我說，但我卻無法從他們身上得到回饋或他們自己的想法，對不起喔，這裡無意冒犯那一間學校，我只是在訴說一個我親身體驗的現象，我發現學校好像井底之蛙的深井，現在在外面再發生這麼一件大事，為甚麼沒有人關注？而且好像不關我們的事情一般？如果，不看整個學校，那我們自己系上呢？說實話，某些老師跟學生給我的反應也讓我失望，也因此，那時候，我開始思考，我自己讀的科系——社會工作學系，它對我的意義或者我對它的定義是什麼？

我認為，最貼近社會真實面，而且最知道這個社會出了甚麼狀況，最需要甚麼的人，就應該是社會工作者，社工在每個階層不斷的遊走，你可以說是政府資源分配不均，所以社工需要在每個階層中不斷遊走不斷地將資源分配弄得妥善一點，你可以說，社工就是每天面對面的接觸那些被國家制度壓榨或不公平、不公義對待的人們，社工就是要了解現在社會發生了甚麼事情、要怎麼解決、怎麼改善，一同追求更適合大家生存的社會環境。為甚麼？不為甚麼，因為我們叫「社會工作者」，如果連社工都不了解社會的動向，請問要怎麼和這些群體生活在一起？

這是當時，我自己對社會工作下的一個註解，雖然我之前也是不關心政治、不關心社會的一份子，但我想開始改變自己，我想要投入其中，去聽聽這個社會的聲音。

於是，我很幸運地轉了學，到了東海，接觸灰社，然後進入灰社，一直到了現在。要怎麼改變自己呢？我的想法是，如果我想要變為哪種人，就把我自己丟進那些人的圈圍裡，如果我想要每天都認真上課，那我的朋友就會是一群認真唸書的朋友，相對，我想讓自己多了解社會時事，除了閱讀之外，跟別人的討論也是重要的，這也算是我想要進入灰社最主要的原因。

### 參、進入灰社到現在的經歷

進入到灰社的半學期，比較多是在適應這個群體，灰社是個特別的組織，裡面沒有所謂的社長或耳熟能詳，常聽到的總務、活動幹部等，它就是個每個人就是平等、對等、自由、獨立的個體，沒有人應該一直聽台上的人講話，你有想法，就提出來，我們一起討論，你有不同的意見，提出來，我們來看看為甚麼會有這樣的差異，這些情況，很常出現在我們開會當中。

它是一個很自由的空間，想來就來、不想來就算了，本來就沒有一個應該要怎麼樣做的範本或模型，這也是灰社吸引我的地方，從小，我們很習慣照著別人走過的模式、照著父母說的道路，不去想為甚麼，不去主動思考自己到底想要甚麼，就傻傻地照做、去做，但也因為這樣養成的習慣，使我初期在灰社有極大的不確定及徬徨感，現在雖然還有，但已經漸漸能夠適應。

這裡可以有很多自由發揮的空間，剛進去的半年，參加了一個和校外合作的活動，我才發現，原來小小的我，也是有力量、有影響力的。雖然，剛進去的時候真的覺得自己甚麼都不懂，沒有看文章的習慣、沒有好的論述能力，雖然現在可能也還沒很成熟啦，但回想當時到現在，似乎有學習到了些甚麼。

### 肆、灰社給我的功課

我覺得進入灰社首先要做的功課，就是認識自己，在和成員的對話中，時常談到一半就談不下去了，因為如果被問到，「為甚麼妳會這樣想？」、「妳講這句話的背後，判斷的價值標準是甚麼？」我通常都是愣住的，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想法，它可能來自我的生命經驗、可能來自我生活的家庭環境，但如果沒有向成員透過對話來反思了話，我不會有這麼深刻的體會。但這其實是需要花些時間來思考的。

還有，一個需要認識自己的原因，在上學期，我一直被問到「妳有沒有想要做甚麼？」一句話就這樣丟向我這兒來，剛開始還真的不曉得到底是在問甚麼，「甚麼要做甚麼？阿我要做甚麼？」經過理解，才曉得原來這句話，

其實是在問說，「在組織裡面，妳有沒有想要推動或是帶領大家一起去探究、去討論的事情？」好，搞懂再問甚麼了，但我要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我想要做甚麼？

所以，我是誰？

#### 伍、我想要做甚麼？

因為家庭背景的關係，我很熱衷於討論生死，我甚至將生死，比擬成我的信仰，人生來躲不過生老病死，每一天、每一天，都是往死亡之日，邁進了一小步，我們無法掌握它該來的時間，但我們可以選擇怎麼度過還有的時間，人生是無常的，下一秒我還看的到你，下一秒我卻相信，你可能就這樣消失不見了，因為這樣的觀念，一分一秒都不斷的提醒我，人要活在當下，以及一期一會的精神，我信奉這樣的信仰，並且落實在我的生活中，因為這樣的觀念，我開始珍視我的家人、我身邊的朋友，以及每個熟悉或不熟悉的面孔，因為你看到我的這一面，很有可能就將是我們此生的最後一面了。

我很喜歡這樣的生活方式，也是我一直在身體力行的信念，所以就想說，這應該可以成為我的特色吧，於是在下學期初的時候，本來預計邀請醫師、禮儀師、老師及學生，四個角色，來說說對生死的看法，後來只請到老師和禮儀師來分享他們的想法，這是我第一次在灰社辦的活動，當然有需要檢討的地方，但我也似乎越來越懂得怎麼在這裡發揮自己的能力。

所以，我才發現原來這沒有那麼困難，「我是誰？」牽動著「我想要做甚麼？」，接著就可以繼續思考，「我可以怎麼做？」

#### 陸、對社工想像的改變

還有一點，我也覺得值得和大家分享，在前面我跟大家分享，我認為的社會工作應該要怎麼樣的，是該了解時事的，是該關注社會議題的，另外，在進入灰社以前，我一直覺得，社工就是會談、家訪、寫紀錄，運用個案工作、團體工作或社區工作來提供服務，或許是因為學校所學，將此三種工作方式分門別類，所以我所想像的社工就只會是會談、家訪、寫紀錄，但在灰社裡面，和大家對話當中，卻勾勒出和以往不同想像的社工畫面，一些不是社工背景出生的社會人士，做的事情卻像是社工，而個案工作或團體工作，不僅只限於真的出了社會，在機構才能接觸的，我們的社群不也可以算是一種團體工作嗎？我和成員個別的對話，是不是也可以算是一種個案工作呢？

原來，那些看似離我們很遠的理論或課本的文字，它可以是這麼活靈活現地運用在我們周遭，但是，這不是學校老師會告訴我的事情。

### 柒、結論－熱衷之事

這裡就是個這樣的平台，不會有人在你頭上指揮著你，「ㄟ！你給我去做甚麼甚麼」，只有你自己去思考方向，只有你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樣的事情，想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呈現，這不是件很酷的事情嗎。雖然，這裡有時候也會讓我們像無頭蒼蠅一樣不曉得下一步該怎麼走、怎麼前進，當受挫或退縮的時候，我也曾經想過要退出，因為其實這和我大一規劃的四年大學生活必須參加活動的清單有些出入，但，我最後還是選擇留下來，因為還想要在這裡看看能否創造其他的可能性，如果我當初沒有進來，不會有過去一年成長的我，也不會有今天書寫這篇的我。

目前，在我們成員當中，多數是大四生，也是因為有這些前輩們，灰社才會成立、才會出現。學生社群的出現，可能意味著系上給予的不足或不是學生所需要，也可能代表學生有更多的想法需要一個可以出聲的管道和平台，不論哪個，灰社都很願意在系上提供這樣的空間，大家聚會、討論、聊天，發生衝撞、互相理解、彼此支持。

## 扎根校園社工學生社群：組織工作與自我改造－2

沈軒宇

一直以來我都是被社工教育所排除的人，在現行的社工教育裡頭我找不到認同感，從大一起我就不停的在思考「難道這就是社會工作嗎？」、「我所想要的社會工作到底是什麼？」，只是那時的我苦尋無答案，只好選擇休學，離開社工教育去拓展我對於環境保育的認識。

而復學後的回歸校園，只是因為對當兵的抗拒，與認為自己應當所學個「專業」，並將其運用在環境領域上，然而一年的學校時光過去，我發現當初大一對社工系的疑惑仍然存在且沒有被解決，同時隨著大二的課程越來越「專業」也讓我對社工教育越來越抗拒，乃至厭惡。直至去年暑假參加了台港澳中四地進步社工論壇，才發現原來有這麼多社工認同跟我相似的社工／社工社群在不同領域／地方實踐著，而他們也將這些實踐定義為社會工作，也隨著跟這些社工的熟識讓我看到社工多元實踐的實例與可能，這時我才初次找到了找到自己對於社會工作的認同感。

而在休學與數次參與運動的經驗，將其反思到個人的組織經驗中，發現過去的自己過於強調「行動者」的角色，往往急於對議題發揮影響，而忽略身為「組織者」的可能性，透過組織將自己視為媒介、後勤，使更多人認識議題、作為基地使他人發揮所長引出運動的更大效益。然而回首自己在組織經營歷程裡常缺乏同理、欠缺換位思考，對於制度、規範、責任的要求極高，甚至不近人情，往往將重點著重於「事」，以「事」綁「人」，而非由「人」解「事」，而導致面臨許多困境。同時延續著 318 的感觸，認為運動僅有議題的操作、不斷的與壓迫方游擊戰是不夠的，必須回歸到更為草根的人與人間的互動關係，透過日常間的相處、討論、衝突、理解去相互影響。

回歸校園後，與同學們組織創辦東海灰社，希望透過我自己被社工教育壓迫的經驗，能撐出些空間使像我這種被排除者也能透過自我實踐找到社工認同，同時以自身經驗、人脈，對校園社工學生做社會意識的提升，更想要打破被主流群體所定義的社工。從社工教育的本質開始耕耘，帶領同儕思辨社工本質，之所以回歸校園從身邊做起，因為我相信改變結構若不從基層蹲點，耐心走入群眾與之對話，是難以撼動結構本身的；同時創辦東海灰社，對我更重要的是回歸於「人」，看見何謂人、摸索人與人間的互動關係、人與社會又是如何相互影響，去一窺我一直以來所抗拒的「人」，因此我選擇透過基層組織的方式做我的社會工作運動實踐。

但我沒有想到這樣的實踐選擇竟然這麼困難，讓我有所轉變。過往的我可說幾乎不懂同理，總以很強硬充滿父權的方式在與人互動，無法更細膩的去和人與



人間的差異，使得我在與一群跟自己差異性很大的人共事時，不斷地碰壁與造成他人受壓迫，這對我來說衝擊很大因為總把反壓迫掛在嘴邊的自己竟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也是種壓迫，使得自己必須面對自我人格上的特質。

對此我開始嘗試釐清整理自己的組織經驗、被組織經驗，去看見究竟是怎樣的經歷才造就現在的我，我究竟是怎麼被形塑的？過程中的轉折是什麼？當下的心境是什麼，又後來的心境是什麼，為何會有這樣的差別？我又如何從自身經驗去看到他人、社會？這些提問對我來說是重要的，透過思考、釐清，我才能夠清楚知道建構自己的過程、自己在社會的位置、自己的主體性又是什麼，並循著這些再去探究自己與他人與社會的關係。在我的認知中，同理是先看見差異、認識/了解差異，並從異中找同，進而看見相同。如果沒有明確的認識自己，也就無法清楚得知差異何在，也就無法從雙方差異中去摸索生命經驗的相同，更無法看見為何相同，便難以去理清彼此的關係。

而起初我給自己的目標是「回歸校園、認識社工、草根組織、走入群眾」，我將自己的群眾設定成社工系的學生、老師、系學會，而為何要走入他們，是希望透過對話、溝通、交流、合作等了解彼此的思想、價值、行為與其背後的目的及意涵。然而我卻在 2014 年香港佔中運動時，因看見香港許多社工學生紛紛站出來為自己的權益發聲，但對照台灣社工學生在 318 運動時一股腦熱血衝到立法院完後，看似對社會議題開始有所關心，卻 318 運動後銷聲匿跡，對此我感到極為不悅並在臉書寫下：

「幹撿社工系的一群小確幸，來社工系到底是來打球的還是來做社會議題的，整天 PO 文在那邊要在哪裡打球，幹怎麼都沒人跟我說要去哪裡打炮，阿，你們也不用說去哪裡打炮，反正你們每天都無腦的被老師幹，幹！我對不起老師我不適合讀社工系，我沒有同理心不懂他們在想甚麼，我沒有溫柔婉約的氣質不知道要怎麼在訪談坐 45 度角比較方便看乳溝，我沒有愛與關懷的特質無法包容他們，我應該去死。我還會不爽這點看來我的心理素質還不夠強，還不夠了解這個社會的現實(菸)」

然而事後冷靜下來自我省思時，發現我自己口口聲聲說走入群眾，卻沒有先放下心中的成見去認識了解我的群眾，究竟長什麼樣子、思考什麼、又怎麼去看待彼此的關係。這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如何與自己價值相左的人溝通，反省近來自己的種種言行，不難發現自己過於像刺蝟，對於非我族類者多採鄙夷、高姿態、沒有誠心願意對話的態度，甚至時常以言語予之傷害，使得自己所謂的走入群眾卻攔起堵堵高牆。一旦對立形成便難以去進行溝通了解，更甬提走入群眾。我想，只要我自身的成見始終在，沒有堅定地拋開一切既有想法、敞開心胸的與之對話交談，雙方互相了解的那天可能難以到來。價值的對話從來不是一蹴可幾，或許

太心急，得重新靜下來審視自己的目標、策略，有時不動也是種動，軟或許也是種硬。

另一個使我重新審視自己現在的位置、組織的方法、目的時刻是在參與 2015 亞洲進步社會工作論壇。其實「進步」這兩字對我來說有自詡優越的感覺，對於非我族類者進行「不進步」、「保守」的排他，就少了雙方對話了解的機會。我一直很在意自己在朱自強老師發表「如何扭轉退步的社工教育」時的回應，當時我提及：「社工教育的扭轉除了老師外，更重要的是學生們的自我教育、自我學習。相對有社會意識、有想法的學生應該要去跟沒有的學生們訴說、引導，透過社群、同儕間的相互影響、自我教育去對現行的社工教育進行翻轉。」。當時我一直對於這種說法感到不安，但一時又想不到比較好的說詞，對我來說這樣的觀點是菁英的、自我優越的，比較好一點的說法是如何去了解彼此間的差異、促進對話、相互影響。

在這樣的思考下，讓我自己審視我回東海兩年，開始組織經營也近一年，究竟我是為了什麼才回歸校園扎根組織，組織的目的又是為了什麼？就目前來說我認為我的組織經營是不及格的，一來是現在的組織多是經營我自身的人際網絡，社團成員與其他同學跟我的差異性是相對小的、或許也是相對菁英的，我並沒有真的踏出舒適圈去與那些我平常根本不會想聊天的同學進行了解對話，說的好聽要走入群眾、拋下成見，但仍是把人排除於外，懼於對話，但這也是因為目前的組織階段與策略是先凝聚社團間網絡為重的關係；二來則是耐心依然不夠、太過焦急、太多的自我矛盾，總知道改變不會來得那麼快，也總知道現在的每個行動、每一句話在社群內一定有他的影響存在，但就是有時會不自主地忽視那些改變，期許登高一呼世界就變了，總是那麼的憤世，這些成了自己的組織限制。

但思緒跟情緒總是斷裂的，即便在社團內部分享彼此生命經驗、整理聆聽的感受時，不少夥伴分享著自己對於社團的看法，大家說很喜歡這邊的氛圍，覺得很舒服，雖然一開始可能不習慣與我的互動方式而覺得有壓力，但久而久之也習慣了，也覺得來這邊學很多想很多以前不會想的。在做這個組織之前，其實我很難想像自己會靜靜地去聽別人的分享，並試著去瞭解他人，然而隨著這樣的互動與相互影響，我理性上似乎看到了價值。但情感上總是認為不夠、總是認為還要做更多、可不可以再多一點基進、多一點行動等，隨著這樣斷裂的感覺，使我自己一段時間的組織狀態真的頗糟，回到先前那個不善、不願理解他人的那個我、看不見個體性，無視別人難處，極度父權的那個我、極其憤世，像是刺蝟的那個我。好像真的有些組織過程中的受傷，我也還在釐清到底為什麼？這種感覺是什麼？同時也重新思考、審視「組織」這件事。無意間在沈澱自己的食後，回頭翻了翻臉書看看過去的自己，發現去年底在交大的分享回饋，審視一下自己當初在

台上講的與現在自己的所作所為，還是有許多停留在嘴巴的好聽話，隨著自己狀態的不同而忘記當初的感受，也意識到自己勢必要時不時的回頭好好審視自己。其中最讓我重拾當初狀態的一段話是當初在台上不斷強調的「就算我們用盡所有努力去做出的改變微小的幾不可見，也要去試，不要放棄的去試，因為還是有所改變，改變也會累積也會發酵也會有連鎖效應，不能因為改變微小而忽視而放棄。」

至今，我還在嘗試釐清到底那樣「斷裂」的感覺是什麼，究竟是什麼東西「斷裂」了，而兩年過去，回首兩年來看似處處絕望，卻仍可見一絲希望之光，我不曉得該把時間尺度拉長來看待這一切，還是仔細地審視每個事件的過程與轉折，希望與絕望似乎永遠相伴著，或許就如陳為廷所說：「所有過往曾經偶爾想像的『勝利時刻的狂喜』，根本並不存在。所有的『勝利』，伴隨的必然都是未竟其功的沮喪」，我只能在希望與絕望之間擺盪著，習慣他、熟悉他。

直至今日為止，雖然逐漸可以看見差異、理解差異並進而嘗試同理，但在與自己的社工群眾相處時，心中難免還是充滿著無限幹意，現今的我認為幹意是重要的，他讓我記得目標、看見自己的位置、不忘批判自己，但我仍思索著這樣的幹意在組織工作中是助力還是阻力，抑是與之相處的使用它。

大一暑假去中國自助旅行一個月時，曾寫道(<http://goo.gl/jmBgJc>)：

「我說：丁丁哥哥，你去做什麼啊？」

丁丁哥哥說：我去和他們談談。

我說：你和誰談談啊？」

丁丁哥哥眉邊露出微笑，急切的說：這個世界。」

休學時在印尼的三個月裡，不斷與自我對話「我是誰？什麼構成我？我為何而來？世界是什麼？世界對我又是什麼？」卻苦無答案。

看著自己在318後創辦東海灰社時寫的這段話：「在看似黑白對立的社會裡，社會工作者穿梭其中，然而這個社會並沒有絕對的黑白，社工若不伸入自己的雙手攪和著，要如何真正的貼近社會呢？秉持社會關懷的心與落實社會正義的信念，我們需要不斷的思辨、持續的實踐，去找出黑與白之間的協和！」，心中似乎有了一些頭緒。

曾經，急切向外尋的我，也失意過而開始向內尋。如今的我，似乎開始體悟到，這是人生，永遠也沒有正確答案的一段旅程。而我開始踏上一段不停向內向外尋的路途，追尋一個又一個可能的「答案」，但生命終究不斷在各種選擇中擺盪著，我嘗試習慣，也學習著。

也許有一天，我也能夠坦然地看待這一切。